



林斤瀾著

春雷

春 雷

林斤瀾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內容說明

本書收入作者的十四個短篇。其中大部分是反映新農村生活的作品，它們從各方面描繪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時期農村的生計面貌。其餘有的是對於過去艱辛生活的回憶，有的則描寫了台灣人民反對反動統治階級的不屈不撓的鬥爭。作品的題材多樣而新穎，作者在作品的風格上也作了一些探索與努力。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

天津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363字數126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7 1/4 插圖1

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9000冊

定價(6)0.68元

目 次

雪天	1
擂鼓的村庄	13
孙实	24
春雷	38
姐妹	62
家信	75
采访	84
一瓢水	93
骆驼	107
髮繩	123
草原	136
楊	152
台灣姑娘	171
1937和1938	200

雪 天

年边的兩個月中，我到西山脚下的麻庄去了几次。每次我都觉得，嗨，觉得自己的思想总是保守了些。第一次去时，合作社的社长李常青告诉我：社是去年办起来的，四十二户，今年本打算再發展三四十户，誰知打秋收到現在竟超过一百户了。李常青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，他扛过三十年長活，兩只手好像老树的枝杈，头髮和眉毛像是霜后的秋草；他心地老实，做事正直，因此他的老年的眼神里总是閃着年輕人的爽朗的光彩。对我說了上面那些情况以后，他頓着脚嚷道：“瞧，我多保守！”第二次去时，毛主席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”的报告已經傳到麻庄来了。七天七夜工夫，全庄的农民一批一批都入了社。这七天七夜里，李常青走馬灯似的在村子里轉，說不上睡成一个好觉沒有。可是他的肌肉松弛的腮帮上，竟像冻柿子一般通紅。他总是在百忙中，逮住別人的一句半句有趣的話，哈哈笑几声，他更加三回五次地笑話自己保守了。有一天，他听說市里在做計劃，要給各乡安裝电话，高兴得

坐立不安，見人就告訴：

“到那时候，拿起電話筒，就跟区委書記說上話啦。”

过了三天，我第三次再去时，李常青一見了我就嚷道：

“哈，帶你去參觀參觀。”

說着就使勁把我往農業社的办公室里拉。我半信半疑地問道：

“安上電話了嗎？”

我走进屋里，只見八仙桌擦得油亮。原先堆在那里的簿冊、算盤都搬走了，連一片紙頭也沒有。唯有電話机四平八穩地放在桌子当中。我往門边一看，更加吃惊了。条桌上摆着扩音机，話筒，喇叭。李常青右手往電話机上一按，做出拿話筒的姿势，左手勒起右手的袖筒，生怕袖口蹣坏什么似的，回头对我說：

“帶照相匣子来沒有？”

我最后一次去麻庄时，正是下雪前冻手冻脚的陰天。一进村就听見人們傳說，已經轉为高級社了。我不禁叫了出来：“怎么这样快呢！”当然，我每次去，好像都这么惊叫过的。我去找老社長李常青，可是哪兒也不見他，我找到村边上，只見灰布拉搭的天空上，有几塊沉重的烏云，不住地往下沉往下沉。已經飄起柳絮般的雪花来了。光秃秃的西山黑着臉。山边边高低不平的小塊小塊田地上，浮着一層黃沙，風过时，黃沙波浪般滾滾，叫人担心一宿

工夫会把田地都吹沒了的。啊，景色如此荒涼。难怪这一帶是出名的穷疙瘩。地不好，又少。地里的出产自古顧不住一村人的吃喝，因此差不多的人家都养活个把毛驢，往四处馱点东西挣几个脚錢，天長日久，在务庄稼上就越發的馬虎了。

我看見离村半里地的小土崗上有个人迎風站着。他在灰布拉搭的天空下面，黄沙滾滾的田野上，石碑一般立在崗尖。我認出他就是老社長，就走过去叫道：

“瞧什么呀？”

他回头看見我了，可是思想还没有轉过弯来，楞着沒說話。我又問怎么了，他說：

“作生产规划。”

他眯起老花眼睛，像是在往光秃秃的西山头上找寻什么。我問道：

“土薄吧？什么也不愛長吧？”

“六百只羊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現有子母六十二只。开春發展到二百，明年六百。你看看沿山那一溜地，那是三百亩。”

“尽是沙，我真担心一陣風……”剛說了半句，一陣風堵住了我的嘴。

老社長迎風說道：

“那是果园。葡萄、水蜜桃，今年种它一百亩。明年再

一百，后年又一百。葡萄二年上架子，桃子三年結果兒。这三百亩果树一起来，全村吃不尽——不是說尽吃果子，是說大家共同富裕了。”

这时雪花已經不像柳絮，蓬蓬松松恰似片片鵝毛了。我正打算提議回去，老社長却往地上一坐。雪花沾在他的稀疏的眉毛上，他一点也不在意。那双半黃的眼睛只管在山边边搜索什么。

“那山嘴子南边，有我的一塊破地。二十年前我在那里种上几十棵桃树，差点沒把我的老伴兒急瘋了。”

我也坐下来了。他出神地接着說：

“她会拾掇果树，她娘家人全会，他們有一套家傳的本事。她成天嘀咕：‘扛活扛活，白活一輩子。要是有几棵果树呢，咱在世界上也站住脚步了。’好，东借西挪弄了点本錢，种下了果树，伺候了三年，背上了一身的債。眼見到結果子的时候了吧，人家逼我們立刻还錢，我們卖青也不够还他的。我那老伴兒眼也直了，就跟瘋了一样，一气兒把桃树全給砍了。这一砍她可出了名，誰都知道她脾气犟。也就这样落下了个老毛病，心口疼，打解放才养好了的。这几年我年年評上丰产模范，她出的力气可不小。她墾，就是地边上随手种点大蒜，也要把工夫做够，种出来的蒜头茶碗那么大，也不卖也不干嗎，編成辮子挂在窗戶上，誰見了也得夸上兩句，她听了就乐。去年一办社，上級讓我領头。她可想不开了，背着人直抹眼泪，說：‘他爹，人活一輩

子圖个什么呢？咱不知累不知歇的为了什么呢？誰不省吃省喝的好歹拴个牲口？拴上了牲口再奔个車。誰也指望家是家業是業的。这忽兒地拿去入了，牲口也牽走了，心里头空蕩蕩的，上不巴天，下不着地。’这些話她不是說着玩兒的，老毛病又翻回来了，心口疼，下不了炕。我請了好些人，党支書、团支書給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慢慢地，她也上社里干活来了。姑娘們管她叫技术員。我囑咐她技术上可別保守。她总不吭声，那可不是思想里边还有毛病嗎？誰知这陣子大發展，鬧高潮，又号召作三年五年的丰产规划。她可来勁了，第一是对果树园上心，上果树站看树苗，找技师商量技术，把个小丫头撂在家里，自个吃飯，不小心把开水撒到脚上，燙了一脚的水泡。她說：‘她爹，人活一輩子，不为这个社会主义，还有什么好为的？’我說：‘你算計一个劳动力能管多少树，今年一百亩，明年二百，后年三百，論百的来，行嗎？’她說：‘咱三十亩一塊三十亩一塊，中間留出大道，为什么呢？为的往后开机器到果园里来。將來有了机器，你說一个劳动力能管多少树？別保守了！’她說我保守！嘯，雪大了，咱們家去吧。”

我們走下山崗来。我聽見走在前头的李常青独自笑了一声，喉嚨里咕嚕了句什么。我們走上一条斜斜插在田地中間的小道。这是积年累月用脚踩出来的道路，比地窩一二尺。道上已經薄薄地鋪上了一層雪花，雪花落地时，發出苏苏的像是跟泥土說体己話的声音。老社長說道：

“这条道得搬家。”

好大的口气！

“起东边，由东到西开条马路，好走机器。马路旁边开条水沟，那是干渠。这里乱七八糟的支渠毛渠，全得填的填挖的挖，归到干渠里去。地堰刨掉，把道填平。这里就是一马平川五百亩地了吧？拿来支援工业化，都种棉花。计划一亩收百斤，五百亩白花花的百斤棉。”

我告诉他，我想起一个苏联电影来了：一片坟场似的乱岗子上，几个青年在那里测量。斯大林来了，他说，这里盖工厂，那边是农庄，……老社长说：

“可不？毛主席一号召作规划，什么都出来了。都说的是出名的穷疙瘩，也牧场、果园、棉花什么全有了。地还没变样，人的思想先就刷地变了呀。早先村里不兴种棉花，管理委员里面，还数我在外村扛活的时候种过几年。那时候一亩地收上二三十斤皮棉，算是拔了尖儿了。这回我琢磨提高一倍，五六十斤，该够劲儿了吧？我老伴儿说：‘为什么不学习新疆生产部队大丰收的经验呢？’我说：‘那不一样，第一，人们多半没正经种过；第二，咱们这儿没有苏联专家指导；第三，人家是解放军，一吹哨就全体集合，说声没有水就挖运河。人家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人。那天，开管理委员会，我提出六十斤。铁锁那个楞小伙子嚷开了，他也搬出新疆的丰收经验。我说，第一，你们多半没正经种过。第二，咱们这儿……我一句话还没落地，铁锁

直跟我嚷：‘第二，沒有苏联專家指導。第三，人家是解放軍，一吹哨全體集合，逢山開路遇水搭橋。’一屋子的人像炸了似的，轟地笑了。我納悶，這些話沒跟別人提過呀。回頭瞅瞅老伴兒，大伙兒更樂了。她呢，正眼也不瞅我，也不笑，說：‘屋頂都要飛了，有什麼好笑的？討論規劃嘛，什麼意見也可以提，先別給人家扣個保守帽子。’這是給我一個台階吧，可我听着保守兩個字，還真火辣辣地不好受。我說：‘提高一倍能叫保守？’我那老伴兒有兩下子，也不起急也不哈哈，她說：‘對嘍，咱們不能瞎起哄，算算細賬吧。社長是老豐產模範。你說，一棵苗能結十二三個桃不？’我說：‘要是我種，差不離，敢打包票。’她說：‘一畝地能種三千棵不能？’我說：‘不透風，別指望上十個桃。’嘴里說着，心里也不踏實。這密植，不是攔哪兒也成功的經驗嗎？她也不頂我，只慢悠悠地說：‘咱們按照技術規程蒔弄，做得到不缺苗，三千棵，一棵十二三個桃，這該多少斤了？’我說：‘誰敢保一棵苗也不缺？缺三不缺四，缺一缺二不算缺。’老話又順嘴帶出來了。其實我也明白這種老話都是舊年的陳曆書。缺不缺苗，都在咱們自己的手里。人勤地不懶，只有缺苗的人，沒有缺苗的地。”

雪下得來勁了。團團塊塊綉球似的摔下來了。走在前頭的老社長又獨自笑了一聲，喉嚨里嘀咕道：“五百畝百斤棉。”我尋思這一片白花花的雪，在他眼里又已經是一片棉花了。我腳下踩虛了一步，險些跌了一跤。原來已

走到村边，脚下的地忽然窪下了一尺。李常青說：

“这十亩地特別窪，是社里的糟心地，一下雨就成了池子。鉄鎖那小伙子，說他楞吧，倒挺有心眼。他說就棍打腿，挖个魚塘吧。我也知道有句俗話：一亩园子十亩地，一亩魚塘三亩园。可打开天辟地，咱村里沒有誰喂过魚，見也沒見過，誰也不摸門兒。鉄鎖听我这么說，一撒腿就往南区學習喂魚去了。”

我瞅着脚底下苏苏价响的雪地，想着不久一定会有成千成万的魚兒，探头舒腦地浮到水面上來咂嘴。我趕緊問：

“學習回來沒有？行嗎？魚塘得挖多深？一亩能喂多少条？”

李常青一句也不回答，仿佛全沒听见。我走到他身边，看見他那肌肉松弛的兩腮，却像小青年一般鼓嘟着，稀疏的眉毛下面，眼睛瞪得圓圓的。他心头的煩惱全部現在臉上了。他說：

“开塘搬道整地都不难，就数作规划不容易。为什么？那得克服保守思想。”

“知道了就改唄，那也不难。”

“不难可好。嗨，不是認改就改得了的。头一回鬧發展的时候，我估摸低了，嚷嚷自己保守了，我还乐呢。二一回又保守了，得，保守吧，心里也不存什么。可是接二连三，一回又一回，怎么留心怎么犯。我可真着急了，愈来

愈听不得这两个字，扎耳朵，起心眼里發毛。越怕养成这号老毛病，越当真成了块心病了哩。”

这时我們进了村。街上的雪齐脚脖子深了。我听见人們在窗戶里称赞：“好雪好雪。”李常青說：

“上我家暖和暖和。有这么一場好雪，我訂丰产計劃还打哆嗦，見鬼！”

他住在后街的大院子里。我走进院子，听见几个妇女孩子在齐声欢叫。可是不見人，只見老社長咧开嘴笑了。我擲去肩膀上的雪花，走进屋里，还是沒有看見那些妇女和孩子。李常青已經盤腿坐在炕上了，怀里坐着他們的小丫头，那孩子的左脚还綁着紗布，像小牛犢那样，把腦袋在她爸爸胸下抵着撞着。李常青的老伴兒站在炕沿收拾东西。她穿着干干净净的藍衣青褲，从背后看去，竟像个壯实的青年妇女。她手脚也十分灵活，还没有看清楚在收拾什么，炕头已經什么也没有了。等她回身跟我打招呼时，我看见她的兩鬢已經白多黑少了。我吃了一惊。

李常青从他小丫头的怀里扯出一个小本子来，丫头格格笑着，老伴兒叫着：

“別看別看。”

可是本子已經翻开了，老社長眯起眼睛瞧着：

“生字都抄好了，造句呢？”

“不叫看不叫看。”

“看看还看得坏你的？”

“那你看吧看吧，我給你翻。”

刷地一下，本子到了老伴兒手里了。我一回頭，跟變魔法似的，不知往哪兒一晃，那本子已經沒影兒了。

丫頭放聲大笑，老社長跟我說：

“臉都紅了，人老心少。”

老伴兒舉手抹臉，這一抹反倒更加紅啦，笑吟吟地說：

“真是的，一拿上筆我就心跳，寫幾個字還怕人看，又愛紅臉，自己也納悶，七老八十的，怎麼跟個小學生似的？”

停了一會，她又問：

“派誰學習飼養去？派定了沒有？”

“還沒有合適的人呢。”

“要多高的條件？小環不合適嗎？要文化，高小畢業。要體格，賽小子。要勞動，起小打狗喂豬。”

“樣樣合適，單有一條不牢靠。”

我看見他老伴兒往里屋一招手，我這才知道里屋裏還有人，剛才的說笑聲是從那裏傳出來的。只見從門帘縫中飛過一條辮子，辮子上結着紅蝴蝶。可是李常青面向着我背對着里屋，只顧說：

“咱們規划喂四百口豬呢，不是鬧着玩兒的事。誰當社長也得有個長遠打算，應該挑一個結了婚的去。人家大姑娘，又水嫩又有文化，搞對象又自由，不定什麼時候，走

到区里一登記，飛了。”

里屋門帘掀開了一條縫，我看見了小環姑娘的半張圓臉。她的牙齒狠狠地咬住嘴唇，不知是忍着笑呢，還是忍受結婚啦對象啦這些討厭的字眼。

社長的老伴兒向姑娘做了個煽動的手勢。那姑娘猛的掀開帘子，一個大步來到屋中央，圓溜溜的臉蛋狠狠地繃緊了，嚷道：

“老社長，你保守！”

李常青吃驚不小，腮幫子立刻小青年般地咕嘟起來了，眼睛里透出了着急和煩惱的神氣。姑娘又扭轉臉兒，瞪着牆角，急急忙忙地嚷道：

“姑娘們愛往城里跑，想到城里去找工作，不錯，當然，我承認有那麼回事。可那是去年的曆書了。現在不一樣了。鬧合作化，鬧社會主義，還往城里跑什麼呢？我哪兒也不去，攆我也不走。請您收起舊曆書吧！”

嚷完了，走到社長的老伴兒身邊，嗤地一聲笑出來了。

李常青說：“丁點大的事，扣上個帽子幹什麼呢？嚷得街上也聽見了。你消消停停地聽信兒吧。怎麼了？有我的飯吃沒有？”

他的老伴兒車轉身子，跟變戲法似的，早已一手拿着個海碗，一手端着盤熱騰騰的窩窩頭，立刻放到他面前了。海碗里的顏色好看極了，各樣的咸菜切成絲絲：紅艷

艳的是胡萝卜，雪白的是白菜，暗紫色的是茄子，水绿的是香芹。上面浇着黄澄澄的辣椒炸香油。我怕他们看出我咽口水，赶紧溜到院子里看雪景去了。

播鼓的村庄

今年冬天，我訪問了永定河边的几个村庄。永定河已經冻冰，可是村庄里却像煮开了一鍋水。自从传达了毛主席的农业合作化的报告，不論山边河沿，大庄子小村兒，都在商量合作社的事情。青年們借个由头，就敲鑼打鼓熱鬧半天。我走在光秃秃的河灘上，常听見蒼蒼茫茫的树林里，烟霧朦朧的村庄里，傳來震动人心的冬冬鼓声。

我最不能忘記的，是那些不眠的夜晚。

总是一間土屋，大炕占去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。地上放張大桌子，堆起簿册、算盤。炕前的地爐子，煤火通紅。屋子里总是人来人往。夜深了，会散了，可是人們不走。爐边的白薯煨出油来，花生烤得噴香。人們都成了小孩子，小孩們除夕守岁，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，就是不想睡觉。每当談話停住，觉出夜已深沉时，我总是仿佛听見一种沉着有力的鼓声。夜間当然沒有人播鼓，这是錯覺。其实就是你的我的大家的心跳，也就是整个村庄的脉搏。

有一夜，我在河沿的馬谷村住。夜深时，老社長攆大